近日，一篇原南京炮兵学院退休教授季压西回忆父亲季华的文章，吸引了编者的目光。季华生前是江苏省军区南京某干休所的一位离休干部，也是我们曾报道过的一位新四军老兵（详见本报2019年12月7日7版《“抠门老兵”的最后一次捐赠》）。

季华生前生活十分节俭，却坚持资助家乡群众和身边有需要的人，可查的捐款总额超过100万元。2019年季华去世后，子女遵照他的遗愿，在捐献父亲遗体的同时，将几十万元抚恤金中的一部分交纳特殊党费，其余全部捐赠给社会。

作为南京市秦淮区教育系统关工委思想道德教育讲师团成员，近年来，季压西一直耕耘在红色宣讲台上。这篇回忆父亲的文章，是他不久前为基层党员讲党课时的一篇讲稿。老兵季华为什么如此慷慨，执着地奉献自己的一切？季压西从子女的视角，向人们讲述了他父亲更多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，值得我们一起体味。

——编　者

一生报恩的新四军老兵

■季压西

身边·家有老兵

一

2019年初，94岁的父亲因跌跤骨折住进了医院。当他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，便把我叫到病床前，再次叮嘱：他过世后，把他的抚恤金用于交纳特殊党费、资助家乡学校困难学生、奖励优秀教师和慰问家乡父老乡亲，特别是救命恩人的后代。

在父亲去世后，我们兄弟姐妹4人流着眼泪，遵照他生前早就写下的“遗体捐献，不设灵堂，不收花圈”等遗嘱，将遗体捐献给南京医科大学。

当我与大哥一起，带着父亲留下的一张银行卡和两本存折来到银行，才发现父亲全部的积蓄仅剩2000多元。后来，为挖掘父亲的事迹，南京警备区和干休所花了很大功夫，才勉强查清：父亲晚年至少向社会捐赠了100万元。

工作人员跟我们子女一笔一笔核实捐款数额时，我们一脸茫然，因为父亲完全是瞒着我们做这些善事的。比如，父亲去世的当天，我收到江苏省慈善总会的一纸证书，得知他在住院前不久曾向总会一次性捐了3万元。照顾父亲多年的保姆告诉我：有一次父亲去菜市场买菜，看到卖菜的老太太身旁，有个小女孩趴在水泥地上写作业，询问后得知女孩父母因车祸离世，老太太靠卖菜抚养孙女。父亲立即叮嘱她们在原地等他。他匆匆回家，拿上银行卡赶到银行，取了几千元，再匆匆赶回来，塞到老太太手中……

是什么原因，让父亲甘愿倾囊奉献？我们做子女的，其实很清楚其中缘由。从小到大，我们听他讲过很多战斗岁月里的故事。从这些故事中，我们能够触摸到父亲善举背后那颗跳动的感恩之心。

二

有一则故事，父亲讲过多次，我印象特别深。

父亲的家乡在江苏靖江。1944年参加新四军前，他已经入党，在乡抗日民主政府担任财务干部。有一天，领导派他到某地办事。那一带向来风平浪静，父亲此前跑过好几趟，都没有碰上敌人。那天，他照例把算盘、账本放在竹篮里就出发了。

父亲沿着一条大堤行走，走到一个岔路口时，突然看见远处有10多个穿黑褂、挎驳壳枪的人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。“坏了！敌人便衣队！”不容多想，父亲立刻冲下大堤，钻进一片桃林。见两位妇女正在摘桃子，父亲慌忙跑过去，把篮子放在地上。还没等他开口说话，那两位妇女仿佛早有默契，捧起刚摘下的桃子就往父亲的篮子里装。刚把算盘、账本盖严实，一个敌人已冲下大堤，用怀疑的目光死死盯着父亲问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父亲竭力保持镇定，用漫不经心的口气回答：“我和嫂嫂摘桃子，准备去街上卖掉。”敌人有点半信半疑，不等他上前翻查篮子，一位妇女很机灵地往他的口袋里、手上塞桃子。那个敌人解除了戒心，美滋滋地揣着桃子回到大堤上，和其他敌人一起骑车远去。

长舒一口气的父亲，一个劲儿地感谢那两位妇女。她们虽然刚冒着巨大风险救了父亲，那一刻却表现得云淡风轻，称这都是应该做的。

每每讲完这个故事，父亲总会冲我们感叹一番：“你们得知道家乡人在战争年代的无私奉献、巨大牺牲和对我季华的救命之恩啊！当年如果没有他们，早就没有我了，更不会有你们。你们千万不要忘记呀！”

父亲还讲了另一则救命恩人的故事。1947年正月，敌人在江苏泰兴地区发动大“清剿”。父亲所在部队猝不及防，伤亡惨重。撤退时，父亲和部队失散了。敌人的机枪“哒哒”地响着，父亲沿一条两边长着蒿草的干涸河沟跑出很远，看到一户人家门前，一位50岁上下的老伯正在张望。

见父亲跑来，老伯迅速打量了一下，果断做了个手势，示意父亲躲到他家的矮棚里去。父亲刚藏好没一会儿，敌人就冲过来搜查。

“刚才有个人跑到你家里了，快交出来！”面对敌人的喝问，老伯沉着地否认。恼羞成怒的敌人将老伯绑起来，用刀枪威逼他交人。幸好这时外面响起了集合哨，敌人才匆匆撤走。

父亲赶忙钻出来，给老伯松绑，问及他的姓名，老伯只说自己姓王。因敌人的“清剿”还没有结束，父亲请求王老伯容他暂住一日，王老伯一口答应下来。

父亲住进王老伯家的第二天，敌人再次突击搜捕，搜到王老伯家，一眼就盯上了父亲。这一天，王老伯的儿女和孙子都在家。当敌人问父亲是什么人时，王老伯的女儿按大伙提前商量好的说法，一口咬定父亲是她的丈夫。敌人不信，转而盘问王老伯的孙子，觉得小孩会说真话。谁知，孩子也一口咬定父亲是他的姑父……为了掩护非亲非故的父亲，王老伯一家把自己的性命都豁出去了。

三

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多次给泰兴有关部门写信，还托人寻找这位姓王的救命恩人，但一直没有消息。直到1962年秋天，父亲特意请了假，到泰兴“寻亲”。循着王老伯家附近“有两棵银杏树、一口老井和一间破庙”的记忆，父亲辗转寻找，终于在长生乡南张庄找到王老伯一家。时隔15年，父亲第一次知道恩人的名字叫“王伯亮”。此后，父亲就不断接济家境困难的王老伯一家。

记得2017年春节期间，父亲打电话给我，说王家人专程从泰兴来南京看望他。他掏钱麻烦干休所食堂的师傅做了一桌菜，叫我们子女务必赶回来，陪王家人吃饭，以示隆重。吃完饭，他拿出一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，交给王家最年长的后代，里面大概有两三万元。

父亲的家里，一直挂着王老伯的画像。那是王老伯去世后，父亲特意请一位美术老师依据老人一张模糊的老照片画的。在画像下面，父亲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了两行字：“党群生死与共，军民鱼水相依”。

我想，父亲是一名真正“不忘来时路”的共产党人，一名不忘人民养育恩的革命军人。他曾多次对我们说：“一个人如果忘了自己的根，忘了自己的过去、忘了本，不知感恩、不知报恩，他的人生路肯定会走偏。”

在泰兴遇险43年后，父亲历尽周折，又找到一位曾送给他一件棉袍的孙秋林村长。当年，这件棉袍救了父亲一命。看到已经白发苍苍的孙秋林，父亲向他和他的家人深深鞠躬，并予以酬谢。

但是，更多的救命恩人，如桃林里的那两位妇女，父亲虽也竭力寻找，却未能找到，这成为他终生的遗憾。正是这份深埋心底的遗憾和感恩之情，让他很早就下定决心，自己省吃俭用，把积蓄捐赠给家乡的父老乡亲，捐赠给家乡的教育事业，当作对那些无法回报的恩人的报答。

父亲走了，他那颗感恩之心留下了。我和大哥前往有关部门领取抚恤金时，工作人员听我们说这笔钱要全部捐掉，便提醒我们：抚恤金是发给逝者家属的，可以自行处理。我们兄弟姐妹4人毫不犹豫地选择遵从父亲的嘱咐：抚恤金我们不留分文，帮他完成这场“报恩之旅”。

如今，许多人纳闷，已年近古稀的我为什么没有选择颐养天年，而是加入宣讲团奔波各地，到部队、机关、中小学校开展宣讲。其实于我而言，这不仅是一种公益行为，更是属于我的一场“报恩之旅”。尽己所能发挥余热、奉献社会，我想，这也是对父亲这位老兵养育教诲之恩的一种报答。

不忘来时路，永怀感恩心。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

图①：季华离休后留影。

图②：季华临终前在病床上写下的“我是党员，我是党员”。

图③：季压西开展红色宣讲。

图④：季华（前）、季压西父子合影。

作者供图

本版制图：扈　硕

致敬·心中英雄

九旬老兵孙玉龙为保护自己牺牲的李忠林烈士扫墓六十六年——

「半夜遇袭，排长扑在我身上」

■游　琦　李悦琪

清明将至，赣东北大地草木青翠。

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烈士陵园里，96岁老兵孙玉龙身穿整洁的老式军装，在家人搀扶下，神情庄重地来到一座墓碑前。他颤抖着伸出满是皱纹的手，轻轻拂去墓碑上的尘埃，沙哑的声音里满是思念：“排长，我来看你了。”

献花、培土、立正、敬礼，这些动作，孙玉龙做得格外认真。从青丝到白发，过去66年里，孙玉龙每年都来这里祭奠他的战友——李忠林烈士。

1948年，18岁的孙玉龙参加东北人民解放军，分到李忠林所在排。担任排长的李忠林比孙玉龙大6岁，处处像兄长一样照顾他，不仅帮他扛枪背行李，还省下自己的口粮给他吃。两人一同参加了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，在炮火硝烟中结下深厚的战友情谊。

1950年3月，孙玉龙所在部队奉命到江西广丰一带剿匪。李忠林带着孙玉龙等几名战士驻扎在一处山寨的民宅内，负责看守战俘。夜里，为防止其他敌人偷袭，李忠林和孙玉龙睡在大门旁边。深知敌人凶残的李忠林执意让孙玉龙睡在里侧，自己睡在外侧。

他们刚睡下不久，门外传来枪声，敌人果然趁夜色前来偷袭。李忠林迅速翻过身来，扑在孙玉龙身上将他护住。待战友们打退敌人后，孙玉龙发现排长一动不动，一颗子弹从他的下颚穿进头部，血流如注，两位亲密的战友从此永别。

悲痛欲绝的孙玉龙连夜徒步30余公里赶往大部队驻扎地，向连长报告李忠林牺牲的消息。随后，他顾不上疲惫，又徒步返回山寨，和战友们找了一个僻静清幽的地方，将排长的遗体掩埋……时至今日，忆起这段经历，孙玉龙仍难抑泪水。

后来，广丰有关部门将李忠林烈士的遗骸迁葬到烈士陵园。1960年，孙玉龙服从组织安排脱下军装，转业到上饶市横峰县工作。横峰与广丰相隔70多公里，山路崎岖、交通不便，却隔不断孙玉龙对排长的牵挂。

“以前是走路或骑车去给排长扫墓，后来两地有了班车就方便多了。”孙玉龙回忆，年轻时自己有心事难以排解，总会到排长的墓前和他说说话，“待上半天心情就好多了”。后来年纪大了不能经常去，但每年清明，他总会去看望排长，擦一擦墓碑，跟排长聊聊家长里短，说说国家的变化和如今的好日子。

这一坚持就是66年。如今，孙玉龙年纪越来越大。他多次交代晚辈，将来自己不在了，家里人也要接力为李忠林烈士扫墓，永远不忘排长的恩情，把英雄的故事讲下去。

多年来，孙玉龙还有块心病，就是找到排长的亲人。他多次通过报纸、电视发布寻人信息，并联系民政、公安部门帮忙寻找，可一直杳无音讯。直到2016年底，远在辽宁的李忠林烈士侄子李怀民在互联网查找线索时，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有关广丰剿匪的内容。在两地民政部门的帮助下，李怀民辗转找到叔叔的墓碑，并与孙玉龙老人取得了联系。

“排长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的侄子李怀民来看你了。你的英雄事迹，我原原本本地告知了你的家人，你在黄土之下可以安息了……”2017年清明时节，孙玉龙和李怀民一同为李忠林烈士扫墓。手扶排长的墓碑，孙玉龙老泪纵横，泣不成声。

近年来，了解到孙玉龙多年为排长扫墓的故事后，横峰县国防教育委员会聘请他为县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。尽管年事已高，孙玉龙仍坚持走上宣讲台，为人们讲述战斗故事，传播红色文化。

“半夜遇袭，排长扑在我身上。排长是为了救我而牺牲的，只要我还能讲，就会把他的故事讲下去。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，不忘先烈的牺牲奉献。”孙玉龙说。

雷锋辅导过的学生孙桂琴宣讲途中救助群众——

万米高空伸援手

■本报特约记者　荣俊运

“有位旅客突发疾病，如果您是医务人员，请马上与空乘人员联系……”

3月15日上午，由海南海口飞往辽宁沈阳的海航HU7647次航班平稳飞行在万米高空，多数旅客正闭目养神，突然响起的广播声打破了客舱内的宁静。

这一天，沈阳警备区“红色启航”老干部宣讲团成员、原沈阳军区学雷锋金质奖章获得者孙桂琴，结束在海南的雷锋精神宣讲活动，搭乘该航班返回沈阳。孙桂琴退休前曾在部队医院工作，听到广播后，她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，随空乘人员快步向后舱走去。

患者是一位60岁左右的男乘客。孙桂琴赶到时，他正用手捂着胸口，面色苍白、呼吸急促。

“别紧张，我是医生。”孙桂琴一边安抚患者情绪，一边拿起飞机应急医疗箱中的设备，熟练地帮他测量血压、听诊心肺。与此同时，她快速向患者女儿询问既往病史，得知其患有高血压、冠心病，还做过心脏支架手术。

情况紧急，孙桂琴当即掏出随身携带的急救药给患者服下，又帮他轻轻按压太阳穴。一段时间后，患者的呼吸逐渐平稳下来，脸色也有了好转。

返回座位前，孙桂琴将剩余药物留给患者女儿并叮嘱：“这两种药对你父亲的病有帮助，以后坐飞机要提前给他备好。”

这些年，不管到哪里宣讲雷锋精神，孙桂琴总是随身携带急救药品。“我身体不太好，就有意识地给自己准备了一些药品。有备无患，万一有人突发疾病，这些药也能随时派上用场。”孙桂琴说。

作为雷锋生前辅导过的学生，孙桂琴为许多人所熟知。“1960年秋，我在辽宁抚顺建设街小学读书，雷锋叔叔受聘担任我们的校外辅导员。他常教育我们要乐于助人，还亲手制作节约箱、储物箱和针线包送到学校……”从那时起，雷锋就成为孙桂琴学习的榜样，“雷锋叔叔怎么做人、怎么做事”，她一直记在心中。

多年来，孙桂琴不仅在生活中积极学雷锋、做好事，还活跃在宣讲台上，把记忆中的“雷锋叔叔”讲给更多人听。从东北边陲到南海小岛，几十年来，她走过近200座城市，开展近4000场雷锋精神宣讲，数不清的人听过她讲雷锋故事。

因为多年奔波，年过七旬的孙桂琴落下不少疾病，兜里的药越揣越多。但每当遇到有群众需要帮助，她总是义无反顾伸出援手；每当接到新的宣讲邀约，她总是毫不犹豫答应下来。

这次前往海南，孙桂琴应有关单位邀请，先后在部队、学校开展了多场宣讲活动。在宣讲往返途中救人，对孙桂琴而言已不是第一次——2025年4月，从甘肃兰州结束宣讲返回沈阳的途中，她就曾用随身携带的药品，救助了一位突发疾病的群众。

飞机即将抵达沈阳时，孙桂琴再次来到后舱查看那位患者的情况。见患者面色红润、呼吸平稳，她才放下心来。“老姐姐，谢谢你！”面对孙桂琴，患者连声道谢。当被问及名字时，孙桂琴笑着说：“回家好好养病，以后遇到有人需要帮助，也主动搭把手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。”

中午时分，阳光正好，飞机稳稳降落。孙桂琴身穿一件红色外套走出机舱。那抹红，在人群中格外显眼，让人心生温暖。

老兵送新绿　春色到边关

——一名汽车老兵与什布奇边防连的绿色情缘

■王宝康　徐昌成

老兵送新绿，春色到边关。

3月初，百余株带着泥土芬芳的树苗，从陕西西安出发，跨越数千公里，抵达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什布奇边防连。这份特殊的礼物，来自一名已告别阿里40余年的老兵——智建。

“什布奇”，在藏语中意为“太阳最后落下的地方”。驻扎在这里的什布奇边防连，是全军距离首都北京最远的边防连队之一。每年长达半年的大雪封山期，更是让连队近乎“与世隔绝”。

智建与什布奇边防连结缘，始于1973年。那一年，智建参军入伍，成为一名高原汽车兵。此后9年的军旅岁月中，他和战友们翻达坂、抗严寒、战缺氧，奔走在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、有着“云端天路”之称的新藏线上。什布奇边防连，是他们进行物资保障的“最远一站”。

在智建的记忆里，地处群山环抱之中的什布奇边防连条件艰苦、气候恶劣。营区周围满是荒滩、乱石，“想见一抹绿色都难”。为改善营区环境，官兵们尝试用钢钎撬开碎石、用背篓从几公里外背来泥土，种下苹果树苗。但由于海拔高、土壤薄、气候差，树苗一到换季就成片枯死。大家又用羊粪和青稞秸秆沤肥，在树苗根部垒起保温土丘……直到第5年春天，苹果树终于开出了花。

“当时连队有个四川籍新兵，把花椒种子焙在贴身口袋里1个多月，试图用体温催芽，后来小心翼翼种到地里，还是没活成。”曾和连队官兵一起开荒的智建，对这件事记忆犹新。

1982年，智建退役回到西安老家。虽然脱下了军装，但这些年来，他心里一直惦记着那条“云端天路”，惦记着什布奇边防连的官兵。

前几年，一则关于阿里边关的电视新闻报道，吸引了智建的注意。画面中，年轻的高原汽车兵驾驶着新型国产运输车，奔驰在硬化加宽了的新藏线上。看着那条年轻时跑过无数次的路，智建不由得生出一个念头：重返新藏线，再去一趟阿里边关，到什布奇边防连看一看。

2025年9月，智建穿上珍藏多年的老式军装，驱车前往阿里。一路上，道路平整畅通，通行条件较当年已大为改善。来到什布奇边防连，智建惊喜地发现，营区面貌已焕然一新：一代代官兵接力栽下的苹果树、杏树生机盎然，连队还建起集种养殖于一体的“雪域边塞生态园”，大棚里各色蔬果长势喜人，大棚外的篱笆里养着山羊和家禽……

交流中，智建给年轻官兵讲自己当年参与连队开荒种树的往事，讲那个把花椒种子焙在贴身口袋里的新兵，大家听得兴致勃勃。临走时，看到营区附近的山坡还有些荒芜，智建在心里许下一个绿色的心愿：“现在条件虽然比以前好了，我仍然想用自己的方式，给这里再添一片绿。”

考虑到高原气候恶劣，智建在西安的苗圃里精挑细选：60株柿树、40株石榴树、10株山楂树……全是耐寒耐旱的品种。他蹲在地头，和苗圃工作人员一起修根、蘸浆，还特意往蘸浆的泥里加了生根粉，随后进行保湿包装。每包一株树苗，他都往包装里塞一张自己手写的纸条：“好好活着，陪战友们为祖国站岗放哨。”

正是植树的时节，树苗运到什布奇边防连后，官兵们兴高采烈地拆开包裹，用一下午的时间栽种到荒地上。他们给远在西安的智建发去照片——一株株新栽的树苗，整齐地“站”在山坡上，像一排排列队的士兵。

智建盯着照片看了许久。在给官兵的回复中，他写道：“愿这些小树在高原扎根生长、枝繁叶茂……”

20多天过去了，在官兵的精心呵护下，这些树苗已发出点点新芽。

上图：智建当兵时在新藏线留影。

受访者供图